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金陵尋跡 莫愁湖

李興鈞

華東五日行程結束，隊伍在南京解散，我打算獨自多逗留幾日了結心願。午後查到四百米處便是莫愁湖，趁著和煦日光，漫步走進這座藏在建鄴的江南名園。

莫愁湖古稱橫塘、石城湖，因南朝莫愁女的傳說得名，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，素有「江南第一名湖」之稱，位列金陵四十八景之首。明初朱元璋把此地賞給徐達，勝棋樓君臣對弈的故事流傳百世；清代袁枚、鄭板橋等文人常在此雅集題詩；民國時正式闢為公園，亭台花木錯落，古韻與煙火相融。

園內曲徑迴廊迂迴，亭樹傍水依山，青松翠竹襯著玲瓏山石，清風攜草木幽香，滿是江南溫婉氣韻。勝棋樓是核心古跡，兩層古樓留存著君臣對弈的棋局復刻，登樓遠望，湖心小島浮于碧波，山水與舊事相映。

湖心立著漢白玉莫愁女雕像，身姿清雅溫柔。碑廊刻滿李白、陳毅等古今詩文。相傳莫愁女本是洛陽姑娘，賣身葬父遠嫁江東，丈夫戍邊十年未歸，她歷經磨難仍心懷良善，紡紗行醫接濟鄉鄰，堅韌和善的形象深深烙印在金陵文脈裡。

莫愁湖真正動人的，不只是湖光園林，更是「莫愁」二字蘊含的豁達。自古詩文、歌謠都傳遞著不困煩憂、從容處世的心境。湖畔遊人閒步、老者對弈、百姓歌舞，一派安然平和。人生難免風雨坎坷，莫愁女的故事時時提點人心：常懷善意，從容淡定，便沒有邁不過去的愁緒與難關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灞橋看柳

錢續坤

途經西安，我執意要前往灞橋，朋友頗為不解並反覆建議：雖說「灞橋飛絮」是「關中八景」之一，可是現在並不是看柳的季節，我們最好還是去欣賞「驪山晚照」和「雁塔晨鐘」……晚照自然有其瑰麗的色彩，晨鐘想必有其沉渾的意蘊，而在我，之所以對灞橋魂牽夢繞，這主要基于長久以來積鬱于心的一種牽掛和一份感懷。

早在中學時代，酷愛詩詞的我就發現，「灞橋」頻頻見于文人墨客的佳構妙制中，譬如「春色東來渡灞橋，青門垂柳百千條」「灞陵橋上多離別，少有長條拂地垂」等，尤其是李白《憶秦娥》的上闕：「簫聲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。秦樓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傷別」，讀後不免使人想見蕭瑟的咸陽古道上，詩人慨然萬千又悵然萬千的憂鬱神情。

當時更感困惑的是，只要提到「灞橋」兩字，幾乎就能見到楊柳依依的情影；或者說，「灞橋」只有與「楊柳」連用，才能珠聯璧合，相得益彰。虛心地將這一問題請教，語文老師的解釋這才使我茅塞頓開：唐朝在灞橋設立驛站，長安人士送別親友，一般要送到灞橋才分手，同時折下橋頭柳枝相贈；並且「折柳贈別」有以下三種說法：一說楊柳長條低垂，似有依依戀人之感；二說「柳」與「留」諧音，折柳是希望離別的人留下之意；三說柳條柔軟，折柳送行親友是希望將他的心拴住。

既然人義已久的灞橋近在咫尺，我怎麼能夠錯過這樣大好的機會？朋友見我如此執拗，只好將車折向西安城東急馳而去，片刻工夫，唐代詩人王昌齡所讚的「若長虹之未翻」的灞橋，便在我們的腳下。

滕影荷香

杜太超

今天下午，臨近週末了，病房裡比較安靜，看過那從青島來的手術後的病人，情況很好。回到辦公室裡，望去窗外那一片養眼的綠色，在舒緩的音樂聲中，不知道我的思緒又要到哪裡去，隨風而去吧！

在那一片迎風起伏的綠色中，我彷彿看到了不遠處的一片樂土，在喧嘩的都市裡的一塊淨土，至少在我的眼裡，在我看來，那裡是一片純潔的天地。

在這裡，我留下了近十年的腳步，無數次在那裡一圈一圈地走過，那裡的空氣，那裡的花香，那裡的小草，還有那裡洋溢著的一種氣場，時時在我的心裡流動。我無法抗拒來自那裡的誘惑，只要有時間，我都要在清晨和黃昏時分，迎著朝霞和夕陽，帶著心許的動力，去到那讓我流連的柳苑。

晨間的柳苑，空氣清新。縱然很早，但街市裡的車流漸漸多起來了，帶著一身被噪音包裹的身軀疾步跑向這裡，彷彿要在這裡躲避一時的急雨，一旦置身于這裡祥和的氛圍中，彷彿用和睦的春風將身心通透地洗滌，靜靜的苑子裡滿目蒼翠。清風緩緩地流

動，要不是在肌膚之間有一股隱約流動的涼意，清風的影子真無處可尋。她確實存在的，妙曼在若有若無的肌膚邊緣的涼意，流動在風過的痕跡裡。在夏天和秋天的早上，晨間感受到的一身清涼，宛如一杯可口的清冽。

輕輕楊柳風在荷塘的岸邊留下的影子最讓人難以忘懷。一陣風起，在荷塘岸邊的楊柳隨風起舞，宛如那一身綠紗的少女翩翩起舞，連同荷塘裡的倒影一起，飄逸著流向遠處。那隨風搖曳的蓮荷，彷彿是一片舉止端莊的觀眾，隨著楊柳的輕歌曼舞，頻頻點頭喝彩。整個的場景，幻化為一出經典的楊柳清風的舞蹈，立體的景致，在一陣清風的吹拂下靈動不已，流淌出生命和自然的交融。

那夏日裡層層疊疊的蓮荷，在晨間的荷塘裡，勾畫出一片安寧，但輕輕的一陣腳步聲過去之後，彷彿那裡的沈默悄然驚醒。彷彿她們一直在等候這腳步聲的到來，等待那一片片眸光如春雨般撒遍這裡的每一片綠葉，撒滿這若水盈盈的蓮塘。那一隻隻粉紅色的探出綠葉的寧波仙子，就是她們裡最勇動的頑童，先人一步地探望著向她們走來的每一個閒散的人們。一陣風過去，將她們婀娜

果然不是賞柳的最佳季節，灞水沿岸不見青草碧色、楊柳堆煙的勝景，灞橋兩旁難尋綠絲紛披、絮花紛飛的婀娜，不過這並不耽擱我的追思，也不妨礙我的佇望，我甚至索性將眼睛緊閉了起來，全憑著自己的想像來會晤這「多情自古傷離別」的楊柳。

須臾之間，眼前慢慢地浮現出了那種處女般的綠意，她們彷彿一捧浸潤得讓人心寒的春水，從神往和欣喜的心頭輕輕地掠過；爾後只見一株株、一排排的楊柳織入煙雲，綿延而去，伸向遼遠的天涯或者落寞的孤旅，而我的腦海恍然在一籠輕煙裡。

一直在疊映著古人折柳的情境、傷別的画面——即使相隔著晦氣沉沉的日影、孤星、曉風、殘月，即使分隔著歷經千年的先秦、後漢、盛唐、晚清，即使遭遇過命運未卜的微雨、沉雷、薄霧、寒露，我也能在依稀的淚眼中，真切地觸摸到離人們淒涼的生離和哀戚的死別。

這裡，楊柳不是無情物，年年攀折年年植；這裡，離去不是離去詩，歸來不是歸來辭；這裡，長條折盡減春風，情思更比柳絲長。世人感懷鍾情于此，一往而專注，篤定而情深，怎一個「情」字了得！那一份「情」啊，就是一枚碩大的生命之魂，凝聚了生離死別的聲音和隱隱約約的哽咽，它是本真，是大美，是撼世驚心的絕唱和刻骨銘心的寄望。無怪乎李白會仰天長歎：「一為遷客去長沙，西望長安不見家。」王維會真情相告：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

灞橋在我們心裡很近卻也遙遠，煙柳在我們的夢中清晰而又迷濛。在回程的路上，我驀地想起了張味的那首《灞橋柳》：「灞橋柳，灞橋柳，拂不去煙塵系不住愁。我人在陽春心在那深秋，你可知無奈的風霜，它怎樣在我臉上流……」輕哼著這首歌曲，我的眼一直停留在那典雅的灞橋上，我的心始終沉浸在那青青的柳色中……

娜多姿的身影蕩漾在碧波微瀾的水面上。隨波而逐的青蛙給這裡注入了最生動的靈氣。

還有那爬滿圍牆的厚厚的籐蔓，在這裡，給了這裡的世界一個天然的屏障，外界的浮華和塵埃，都統統在他的捍衛之外，呵護著苑裡每一份和諧和安寧，讓這裡的生態保持著天然的本色，讓這裡的寧靜祥和于塵世之外。綠色的籐蔓，默默地守護著，用四季的輪迴，走過生命的每一個時節，無視于人們的忽略，無視于草木一春的生命回歸，年復一年。

每每漫步其間，徜徉在光滑的石板路上，欣賞著這裡的時分，陶醉在這裡的空氣和生命的氣息裡，讓人不能不走進自己的世界，與這塊潔淨的天地融合在一起，讓人忘記了時間的流逝。

發現這裡妙處的人們越來越多，每當我在這裡流連忘返的黃昏，我經常不能察覺到與我擦肩而過如同我般的過客，彷彿飄悠在一個自己的樂園裡，悠哉游哉，那番悠長的滋味，每每點滴在心頭。

不管在外出離京的異地，還是繁忙的閒暇之餘，細細品味起來，那籐影荷香之間散發出來的魅力，吸引著我一次又一次去領受潛藏其間的況味和心境。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45期

長征火炬（六選四章）

榜羅鎮決策

兩萬五千里，終於有了一個光芒耀眼的終點。誰把一道震動中國的曲曲折折的霹靂，跟歡樂無比的陝北秧歌，扭在了一起？

感謝榜羅鎮，你是一枚指北針，你是一顆定盤星——毛澤東坐在榜羅鎮小學校長室，在深夜的地圖上，第一次，看見了寶塔山。

方木桌上擺放著粗陶茶壺、土碗、煙灰缸。這是甘肅，這是通渭縣。

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們圍桌而坐，一致認定，桌上的這些擺設，已是陝北窯洞裡的日常用具了。

就選在1935年9月27日深夜開會。這樣的時辰，應該沒有敵機偵察。確實，剛突破渭水封鎖線，仍有數十萬敵軍于東南西北追堵，然而，就在這樣的跋涉與跋涉的間隙中，喘息與喘息的縫隙裡，幾雙堅定的手掌，同時拍在粗糙的木桌上，一錘定音——就是陝北了！

凌晨五點，毛澤東站在露天打麥場上，面對連以上軍政幹部的一千雙眼睛，揮起有力的手勢；那手勢像極了一條兩萬里飛龍的奔騰起伏，也像極了延河水的低吟歡唱。

而隨即四起的轟然掌聲，當然，也像極了歡迎中央紅軍的陝北鑼鼓。

山城堡戰役

可以把迫擊炮彈的爆炸與手榴彈的爆炸，看作是一蓬蓬歡慶的煙花，可以把重機槍的連續呼喊，看作百子鞭炮。

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的終戰，簡直是一場典禮。紅軍三大主力聯合出擊，把一冊史詩的封底，設計得紅紅火火。

漫天的禮花與爆竹，是在甘肅慶陽環縣燃放的。1936年的11月的捷報，簡明扼要：紅軍旗幟上的鐵錘，砸扁了胡宗南主力整整一個旅；旗幟上的鐮刀，收割了穩定陝北根據地的成熟果實。

胡宗南沒想到紅軍能這麼狠，蔣介石也沒想到紅軍能這麼狠；所有抓著棋子的手，都舉在半空，落不下來了。

後來知道，這場山城堡戰役，甚至終結了十年內戰；某種程度上可以說，這一串慶功的百子鞭炮，響到最後，就點燃了西安事變。

中國象棋的楚河漢界，從此，重新擺佈了。

作家，詩人，編劇。曾任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，第六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，中共十六大代表，中國作家協會影視委員會副主任，浙江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兼主席。現任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，中國作家協會《詩刊》編委。出版小說，詩集，散文集，影視文學集等文學專著五十餘部。各門類作品分別獲魯迅文學獎，金雞獎，華表獎，飛天獎，金鷹獎，百合獎，夏行劇本獎，陽翰笙劇本獎，屈原詩歌獎，李白詩歌獎，中國長詩獎。各類作品六次獲國家“五個一工程”獎。電影作品六次獲國際電影節獎。小說《日出東方》列為新中國成立70週年70部優秀長篇小說典藏。各類代表作有：詩集《狂風》《行吟長征路》《中國如此震動》《我的世界是鴿子》，長篇小說《雷鋒》《紅船》《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》《花門坊八號》，長篇報告文學《百年蝶變》《中國亮了》，電影《開天闢地》《R4之謎》《落河鎮的兄弟》《鄧小平1928》，電視連續劇《張治中》《上海滄桑》《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》《中流擊水》。

土城戰役

我想糾正一個詞，朋友，我想把敗仗，糾正為智慧。

你看看這種西渡赤水河的機靈：這是打不過就跑的機動，這是不死磕原先北渡長江的紙面計劃，這是最靈活的金

大堡子山戰鬥

吳煥先政委，終於，最後時刻，你把自己的一腔鮮血全數捐了出去。

染紅大堡子山，染紅汜河，你在所不惜。一切為掩護中央主力的北上。

你知道這次牽制之戰的意義所在。必須在汜河沿岸伏擊敵第35師，必須留下親自指揮斷後，必須讓阻擊部隊的食指全數扣在扳機上，必須屏住呼吸，必須令此刻暴漲的汜河，成為追敵的死亡線。

軍政委吳煥先，你當然聽見了主力北上的急驟鼓點，看見了寶塔山一撥一撥地摟住了中央紅軍，所以你在所不惜，毅然，將一腔鮮血從自己28歲的年齡裡全部掏了出來；所以你中彈之前，臉上一直帶著微笑，而汜河在哭。

我看見汜河在哭。汜河甚至哭得蜷曲了起來。全殲敵208團，切斷西蘭公路整整18天。這場牽制戰打得昏天黑地，但我清晰看見，鮮紅的顏色，從蜷曲的汜河，從歷史的濕透的書頁間，流了出來。

汜河與延河，最終都是流入黃河的，而黃河——中華民族的母親河。

在1935年8月感受到了所有支流的體溫與色澤，尤其是感受到了紅色；瞬間，淚水流成瀑布，金黃一片。

這種金黃，就是紅色遭遇陽光所致。

